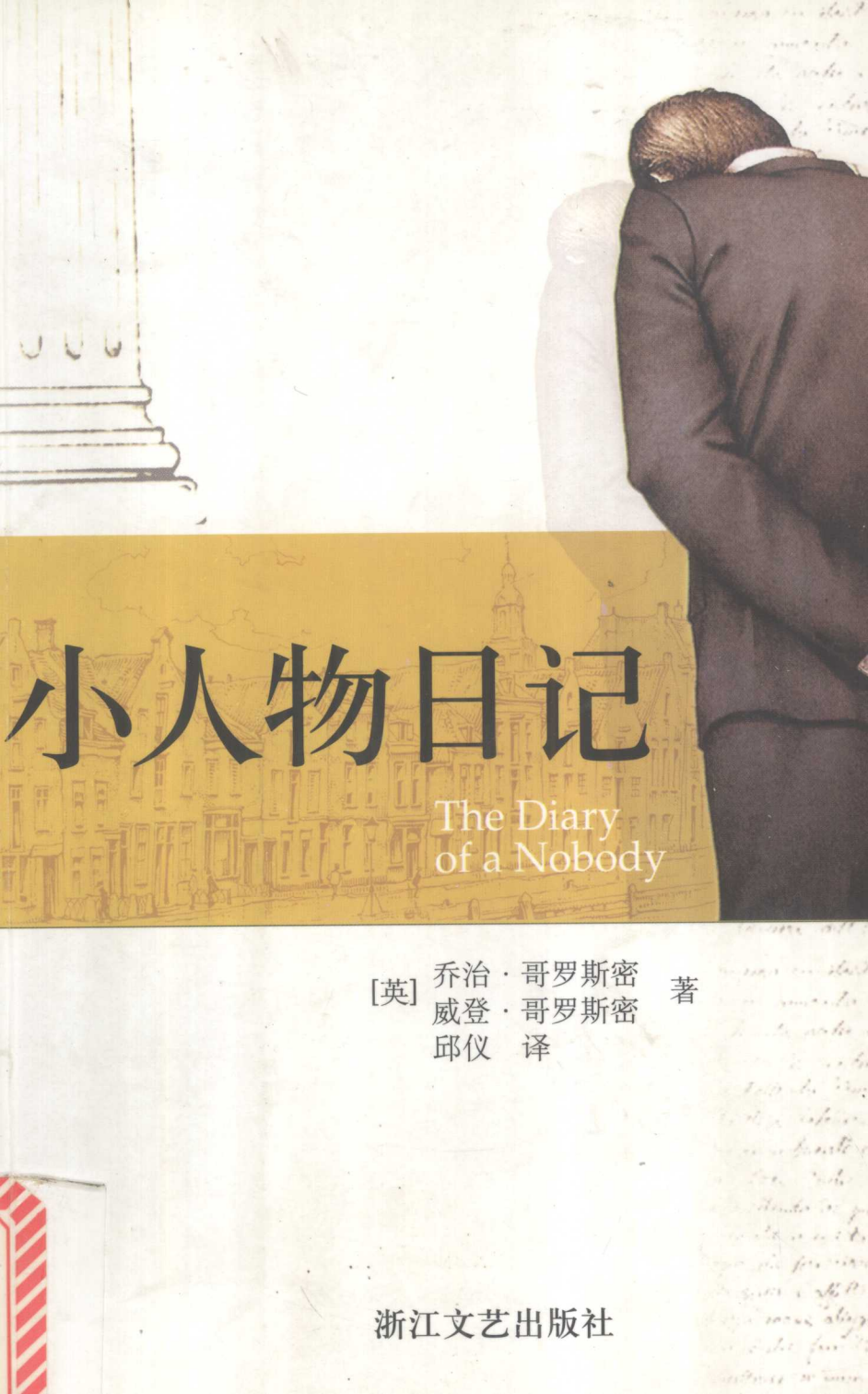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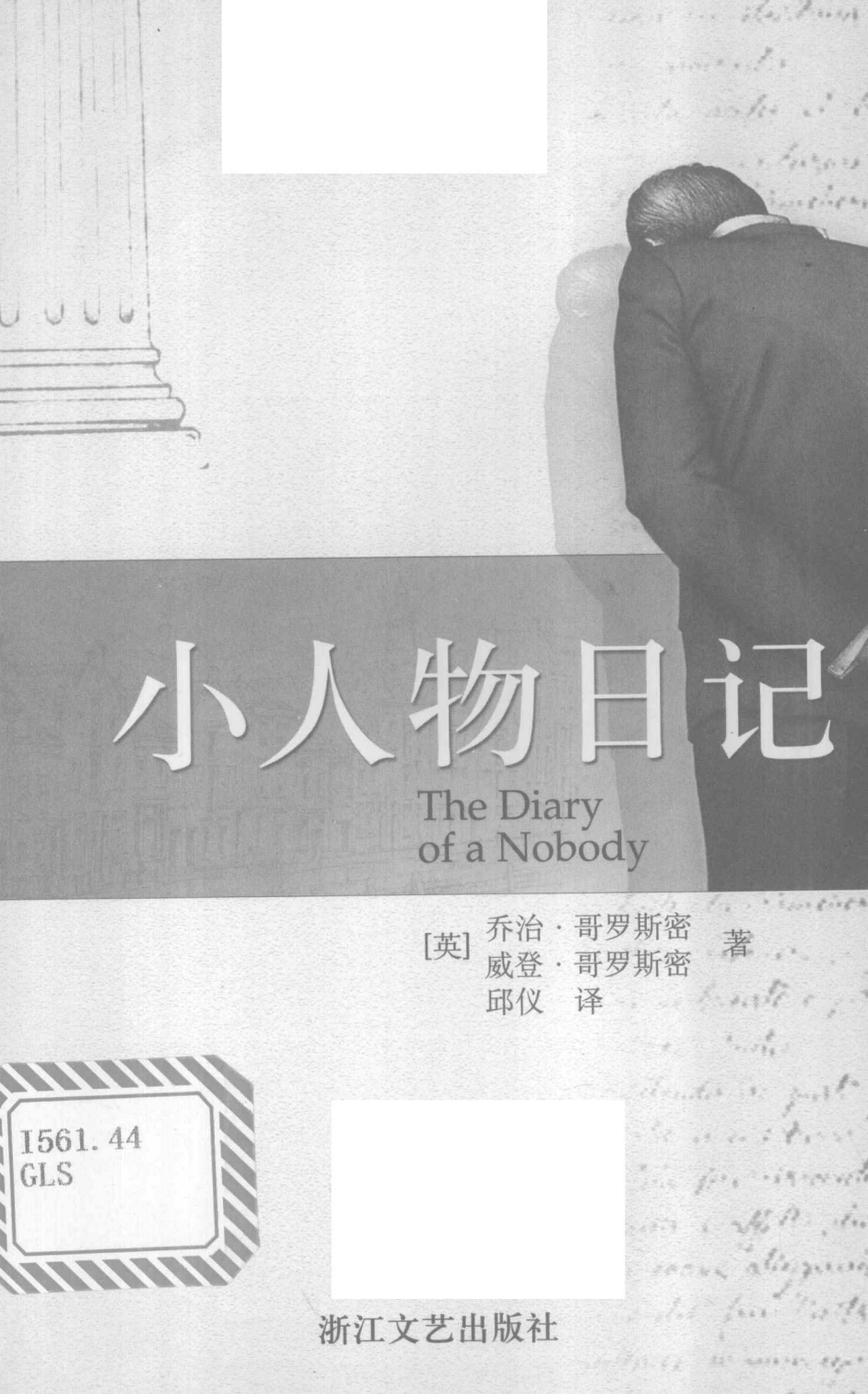


小人物日记

The Diary
of a Nobody

[英] 乔治·哥罗斯密 著
威登·哥罗斯密
邱仪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小人物日记

The Diary
of a Nobody

[英] 乔治·哥罗斯密 著
威登·哥罗斯密
邱仪 译

I561.44
GLS

浙江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 邹 亮
装帧设计 奇文云海
责任校对 孙旭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人物日记/[英]哥罗斯密(Grossmith, G.),[英]哥罗斯密(Grossmith, W.)著;邱仪译.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5

ISBN 7-5339-2156-9

I. 小... II. ①哥...②哥...③邱... III. 日记
体—小说—英国—近代 IV.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40447号

George and Weedon Grossmith

The Diary of a Nobody

小人物日记

[英]乔治·哥罗斯密 威登·哥罗斯密 著
邱仪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杭州长命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5.625 插页 1 字数 120千字 印数 0001—8000

2005年5月第1版 2005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39-2156-9 定价:15.00元

第一章

我们在新家里安顿下来了，我决定把日记继续写下去。商贩，还有刮鞋器给我们添了点麻烦。助理牧师上门拜访，对我赞赏有加。

我和爱妻卡丽在新家，好莱威区^①，砖厂阶地的“月桂居”安顿下来刚刚一个星期。那是一幢有六间房（地下室不算在内）的漂亮宅子，小饭厅位于房子前部。房前是个小花园，有十级台阶通向前门，不过渐渐地我们就把门链扣上，把前门锁了，因为卡明斯、高文和一些别的老朋友总是从侧门进来，这就省了用人丢下手中的活计去前门开门的麻烦。我们屋后还有个漂亮的小花园，一直通向铁路。刚开始我们很惧怕火车的轰鸣声，但房东说过一段时间就注意不到了，接着又将房租降低了两英镑。他说得很对，现在除了花园围墙底部发出的吱吱哑哑的开裂声外，我们的确未再感觉到任何不适。

① 好莱威区(Holloway)，位于伦敦北部，属城乡的结合部。

结束了城里的工作后,我喜欢呆在家里。如果你老不在家,要家又有何用?“家,温馨甜蜜的家”是我恪守的信条。晚上我一般都在家。我们的老朋友高文常常不打招呼就进来坐坐,住对面的卡明斯也是这样。我和爱妻卡萝琳^①对他们的来访总是满心欢喜。没有朋友陪伴的夜晚,卡丽和我也能设法打发掉。家里总有事情要做:这儿要敲敲打打,那儿百叶窗要修理修理,扇子要钉到墙上去,某处地毯要钉到地板里去,等等。这些事我嘴里叼着烟斗就能轻松完成。而卡丽不外乎就是给衬衫缝个纽扣,补补枕套什么的,要么就在我们新买的小钢琴(三年分期付款)上练习弹奏一下《西尔维亚加伏特舞曲》。钢琴是由“考勒



月桂居

^① 卡萝琳(Caroline)系卡丽(Carrie)的全称。

乐器行”(以很大的字体印出)的 W. 比尔克森(以很小的字体印出)制作的。得知我们的儿子威利在奥尔德姆的银行发展得很好,我们觉得很欣慰。我们希望能更多地见到他。下面是我的日记。

四月三日——商贩们上门兜揽生意。我答应五金商法默森,如果我需要钉子或工具什么的,一定会去找他。对了,这让我想起我们的卧室门还缺把钥匙,几个门铃也得找人修修:饭厅的门铃坏了,另外前门如果有人拉铃,用人的卧室就会铃声大作,好笑得很。好朋友高文来访,却不肯久留,抱怨房子里油漆味刺鼻。

四月四日——商贩们依然上门兜揽生意。卡丽不在家,我只好与肉贩霍温打起了交道。他看起来彬彬有礼,铺子也干净整洁。我订购了一副明天要用的羊肩胛肉,以考验考验他;卡丽从黄油商波塞特那儿订购了一磅鲜黄油,一磅半厨房用的代用盐和一先令的鸡蛋。晚上,卡明斯不期而至,向我展示他在城里^①抽奖得来的一只海泡石烟斗,并叫我摆弄时要当心,因为如果手有潮气,就会损毁烟斗的颜色。他说受不了油漆的味道,不能久留,结果出门时被刮鞋器绊了一跤。得找人移走刮鞋器,否则没准儿哪一天我也会被绊倒。我这个人可不常开玩笑的。

四月五日——两副羊肩胛肉同时送到了家里,原来卡丽未

① 即伦敦城,伦敦的市中心,是英国商业、金融中心。

同我商量就在另一家肉贩那里又订了一副。高文来访,进门时被刮鞋器绊了一跤。一定得找人把刮鞋器移走。

四月六日——早餐的鸡蛋糟糕透顶。剩下的蛋连同我的“赞美”一并退回了波塞特,他休想再上门得到我们的订单了。雨伞遍寻不得,尽管外边大雨瓢泼,也只好出门了。女佣萨拉说一定是高文先生昨晚离开时拿错了,因为门厅里多了一把不知何人的手杖。晚上听见有人在楼下门厅内对女佣大声嚷嚷,便出去看个究竟,意外地发现是黄油商波塞特。他醉醺醺的,十分粗鲁无礼。波塞特看见是我,便嚷嚷说如果他下次再向城里人供货就不得好死。这种把戏我见多了,根本不值一提。我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心平气和地说我认为城里人也有可能是绅士。



我们亲爱的朋友高文



我们亲爱的朋友卡明斯

他回敬说很高兴听到这话，并且想知道我有没有碰见过一个，因为他本人是从来没见过。他离开我家时“啪”的一声把门带上，差点把气窗都给震破了。我听见他被刮鞋器绊了一跤，心中暗喜自己没有把刮鞋器移走。他走后，我才想出一句精彩绝伦的回敬他的话。不过没关系，可以留着下次用。

四月七日——星期六。本希望能早点回家处理几件事，但办公室的两位主管因病请假，我晚上七点才得以到家。到家后发现波塞特在等我。他一天三次登门为他昨晚的举动道歉来了。他说他上星期一没有休成法定的银行假日而改为昨晚休，所以喝醉了，恳求我接受他的道歉及一磅鲜黄油。他看起来毕竟还是个正派人，所以我又向他订购了一些鲜鸡蛋，并要求这次的一定新鲜。恐怕我们还得买些新地毯铺楼梯，原先的地毯不够宽，与楼梯两边刷的油漆接不上。卡丽建议把油漆刷宽一点。我看看星期一能否买到与此颜色（黑巧克力色）相配的油漆。

四月八日，星期日——教堂礼拜结束后，助理牧师和我们一起回家。我让卡丽先走一步去把前门打开，因为除非特殊情况，我们一般不使用前门。她却打不开，我试了各种方法也没打开，只好领助理牧师（对了，其名字没记住）走侧门。他的脚在刮鞋器上绊了一下，裤脚被扯开了一个大口子。更让人恼火的是，卡丽无法在星期天把裤子补好。饭后午睡。在花园里走了一圈之后发现一处种芥菜、水芹和萝卜的好地方。晚上又去教堂，并与牧师一道回返。卡丽注意到他穿的仍是同一条裤子，只是破损处已补好。他想让我端布施盘在教堂四处募捐，我感到荣幸之至。

第二章

商贩和刮鞋器仍让人烦恼不已。高文老抱怨油漆味，让人生厌。我开了平生最精彩的一个玩笑。侍弄园艺的快乐。我与斯第尔布鲁克先生、高文和卡明斯之间的一点小误解。萨拉使我在卡明斯面前出丑。

四月九日——一早就触霉头。肉贩——就是我们决定不与他打交道的那个——上门，无缘无故地辱骂我。他破口大骂，说他根本不屑于做我的生意。我只问了他一句：“那么你现在吵吵嚷嚷又是为何？”他竭尽全力（以便周围邻居都能听见），大声喊道：“呸！滚吧。哼！像你这种‘货色’，我一下子能买一打。”

我“砰”的一声把门关上，目的是想让卡丽明白这丢人现眼的一幕都怪她。这时又有人使劲儿踢门，震得护墙板都快裂开了。开门一看又是恶棍肉贩，他说刮鞋器把他的脚刮伤了，他要马上起诉我。我进城时顺便去了一趟五金商法默森那儿，让他把刮鞋器移走并修好门铃，当时想当然地认为不值得为这点小

事去麻烦房东。

回到家感到疲惫不堪，忧心忡忡。原先曾递过名片来的油漆匠兼室内装潢工帕特立先生说他无法找到与楼梯颜色相配的油漆，因为原先的油漆里含有印度红成分。他还说自己花了大半天时间去仓库里找，看是否能找到，结果也没找到。他建议把楼梯整个油漆一遍，也多不了几个钱。如果硬让他去配色，恐怕只会把事儿弄砸。只有把活儿干好，于他，于我们才能称心如意。我同意了，却觉得自己是被别人说服才这么做的。种了一些芥菜、水芹和萝卜。九点就寝。

四月十日——法默森亲自来家处理刮鞋器。这人看起来彬彬有礼，并说自己并不经常亲自干这种不起眼的小活，但为了我会去做。我谢过他就进城了。一些年轻职员上班到得很晚，真是太不像话。我告诉其中的三个，如果主管波卡普先生听到风声，一定会把他们都解雇。

皮特，一个不知轻重的十七岁的年轻人，来上班不过六个星期，却叫我要“冷静点”。我告诉他，自己很荣幸在这家公司工作了二十年。他却傲慢无礼地回答说我：“看起来也像。”我轻蔑地瞪了他一眼，说：“我请求你放尊重点，先生。”他说：“好呀，尽管继续请求吧。”我不会与他一般见识，与这种人根本没道理好讲。晚上，高文来访，再次抱怨房子里的油漆味。有时候高文说话十分唠叨，却欠缺谨慎，以至于卡丽有一次非常得体地提醒他：有她在场，勿放厥词。

四月十一日——芥菜、水芹和萝卜仍未发芽。今天是让人恼火的一天。杂货店送货的小伙计竟敢再次把货篮提到了门厅。刚擦洗过的干干净净的门阶上尽是他脏兮兮的靴子留下的脚印。他声辩说自己敲侧门至少敲了一刻钟。我知道女佣萨拉是听不到的,因为她当时正在楼上整理卧室。于是,我便问小伙计为什么不拉门铃。他回答说其实拉了门铃,但刚一拉,拉手就掉了下来。与小伙计的言来语去使我错过了九点差一刻进城的公车。

到办公室时迟到了半个小时,这种事情以前在我身上从未发生过。由于最近员工的出勤出现了许多异常情况,主管波卡普先生决定一早突击检查,却不幸恰恰选中了今天早晨。有人早早就把这一消息透露给了别人,结果我成了一拨人中惟一迟到的。高级职员之一巴克林真是个好心肠的人,他说情才使我免于被解雇。我经过皮特的办公桌时,听见他对旁人说:“有些员工到得这么晚,真是太不像话!”这当然指的是我。我对此保持了沉默,只是瞪了他一眼,不想这一眼又引起了这两个家伙的一阵大笑。事后想来我还不如装作根本没听见更体面些。晚上卡明斯来访,我们玩多米诺骨牌。

四月十二日——芥菜、水芹和萝卜仍未发芽。留法默森在家继续修刮鞋器。但当我下班回家时却发现有三个人在忙活。我问是怎么回事,法默森回答说他在钻孔时钻穿了煤气管道,还说在那种地方埋置煤气管道简直荒唐可笑,可见埋管道的人根本不懂行。但由此我却要支付费用,我觉得他的辩解丝毫也不

能让我好受些。

晚上，喝完茶，高文来访。我们两个在餐厅抽了一阵烟，卡丽随后也跟了进来，但没呆多久，她说被烟呛得受不了。其实我也受不了，高文给了我一根他称之为绿色雪茄的烟，系其朋友舒马克刚从美国带来的。雪茄本身看起来倒不绿，但我想我本人倒有可能呛得脸都绿了。雪茄刚吸到一半多一点，我就不得不告退了，借口说是叫萨拉把酒杯拿来。

我感觉急需新鲜空气，便围着花园转了三四圈。回来时高文注意到我没吸了，就又递了根雪茄过来，我礼貌地拒绝了。高文像以往一样东闻西嗅，我料到他要说什么，便问：“你是不是又要抱怨油漆味？”他答道：“不是，这次不是，但我告诉你，我的确确闻到了东西腐败的味。”我这个人平时不常开玩笑，这次却答道：“你自己谈的很多东西就腐败嘛。”说完我禁不住大笑起来，卡丽说她的肚子都笑疼了。我以前讲过的笑话从未逗得自己如此大笑过。夜里我竟笑醒两次，笑得床都摇晃起来。

四月十三日——一次令人难以置信的偶遇。卡丽叫来一位妇女为客厅中的椅子和沙发缝制印花棉布的套子，以防家具的绿色面料被太阳晒褪色。我一看见那个妇女就认出来，她与多年前在克拉普汉我老婶婶家做过工的那位妇女系同一人也。此事表明世界之小。

四月十四日——由于今早在书摊上用五便士便淘到了一本较新的有关园艺的好书，整个下午便都耗在了花园里。弄到一

些半耐寒的全年生植物，种在我认为温暖且日照充足的花园边上。我突然想到一句玩笑话，便把卡丽从屋里喊了出来。卡丽出来时显得很不耐烦。我说：“我刚刚才发现我们拥有的是一幢公寓楼。”她道：“你是什么意思？”我道：“你看看这些房客就明白了。”卡丽道：“你叫我出来就为了这个？”我道：“也许得换个时间讲这个笑话才能博得你一笑。”卡丽道：“没错——任何一个时间，但绝不是我在屋里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楼梯看起来挺漂亮。高文来访，称楼梯看起来很不错，但相形之下扶手看起来就很糟糕了，建议也给它们刷上一层漆。卡丽连连点头称是。我只好去找帕特立，幸好他不在家，于是便有了一个很好的借口让扶手续其自然。这件事很有意思。

四月十五日，星期日——三点卡明斯和高文来家，邀我到哈尔姆斯带德和菲奇立远足，还带来个朋友叫斯第尔布鲁克。大家边走边聊，只有斯第尔布鲁克例外，他总是走在我们身后几码远的地方，眼睛盯着地，手杖冲着草丛挥来砍去。

快五点了，我们四个商量了一下，高文提议大家去“牛与篱笆”酒馆喝点茶。斯第尔布鲁克说他喝点“白兰地加苏打水就行了”。我提醒大家所有酒馆六点前都是关门的。斯第尔布鲁克又说：“这下好了——我们成了地地道道的旅行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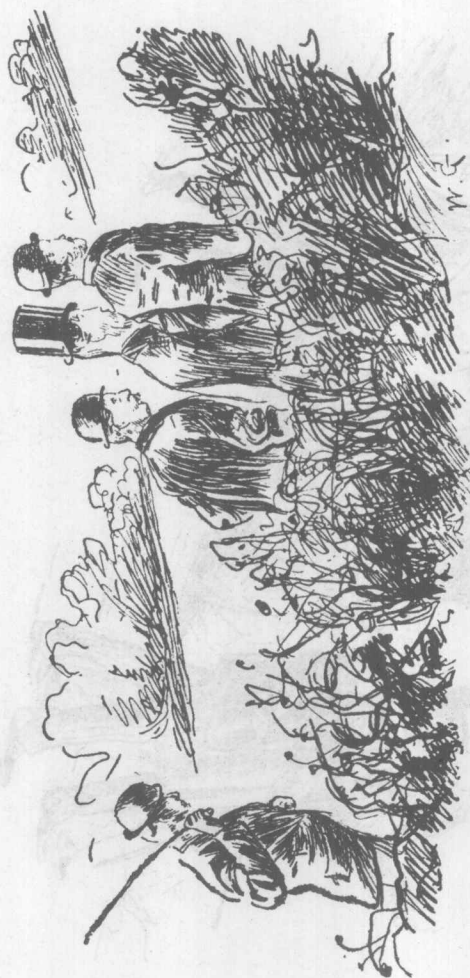
到了酒馆，我刚要进去，门卫问：“哪儿来的？”我答道：“好莱威。”他立刻伸开双臂，拒绝让我进门。过了一会儿，我看见斯第尔布鲁克——身后跟着卡明斯和高文——向酒馆门口走去，便又转了回去。我看着他们，心想这回轮到我看他们的笑话

了。我听见门卫问：“哪儿来的？”斯第尔布鲁克答道：“布莱克希斯。”三人被立刻放了进去。

高文在门那头冲我喊道：“我们一会儿就来。”我等了将近一个小时。他们出门时，个个都神采飞扬，惟一一个想到还要道歉的人是斯第尔布鲁克先生，他对我说：“你在外边等我们一定挺难熬。其实我们还剩一轮白兰地加苏打水没喝呢。”我一言不发地走回了家，根本不想和他们说话。整个晚上我都觉得很无聊，但我认为还是不与卡丽讲此事为妙。

四月十六日——干完工作，便在花园里忙活。天黑时写信给卡明斯和高文（两人不知何故均未来我家，也许他们也为自己的举动感到羞愧难当吧），谈到昨天在“牛与篱笆”酒馆门口的遭遇。后来决定还是不写。

四月十七日——原先想就上个星期天发生的事写封善意的短信给高文和卡明斯，警告他们提防斯第尔布鲁克先生。后来一想，又把信撕了，决定不写了，而是悄悄地跟他们说。收到卡明斯一封措辞严厉的信，惊诧不已。信中说他和高文两人一直在等着我对上星期日回家途中我的（注意，是我的）无礼举动做出解释。最后我写道：“我认为自己才是被冒犯的一方，但我大度地原谅了你们，所以希望你们——觉得自己才是被冒犯的一方——也原谅我。”之所以把短信一字不落地抄在日记里，是因为我认为这是自己写过的最完美、最深思熟虑的文句之一。我



斯第尔布鲁克走在后面。上山。



下山。